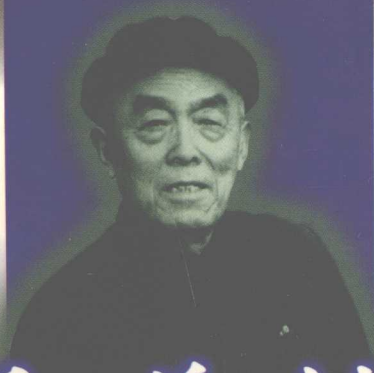




季羨林 与名人

季羨林 著

名 仕 之 旅 文 丛

季
羨
林

著

季羨林 与名人

群
众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季羨林与名人/季羨林著. -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1.1
(名仕之旅文丛)

ISBN 7-5014-2345-8

I. 季… II. 季…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3255 号

季羨林与名人

季羨林 著

责任编辑: 张 蓉

封面设计: 张晓光

版式设计: 连 生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67633344 转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8

印 刷: 北京地质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277 千

插 页: 6

印 张: 12.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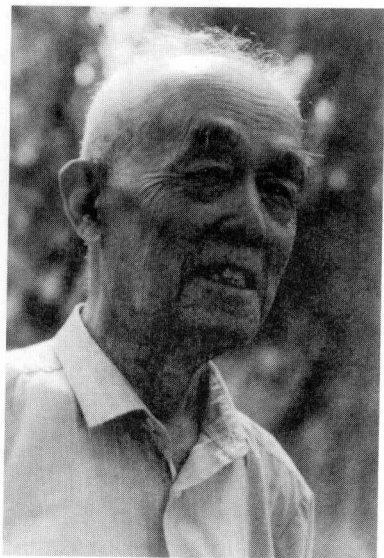
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编 码: ISBN7-5014-2345-8/I·953

印 数: 0001-5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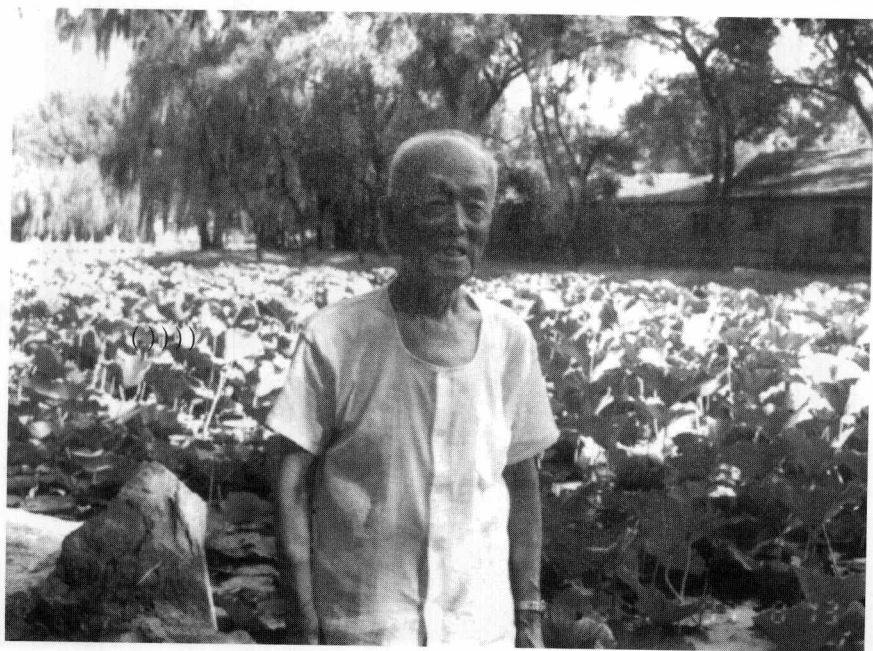
定 价: 19.00 元

责任编辑：张 蓉
封面设计：张晓光



季老近影

季羡林在他住处北大朗润园与“季荷”合影（1997年8月13日）





1950 年在北大摄



1981 年接受访问时摄



右起：孙长江及夫人、侯仁之、李玉杰、季羨林、乐黛云、汤一介。



与王蒙（左二）等在一起（1996年10月）



右起：季羨林、张岱年、钟敬文、林庚（1998年）



季老与他心爱的“毛毛”



目 录

我的朋友臧克家·····	(1)
悼许国璋先生·····	(4)
赋得永久的悔·····	(11)
悼组绀·····	(17)
怀念乔木·····	(23)
何仙槎(思源)先生与山东教育·····	(30)
也谈叶公超先生二三事·····	(32)
忘·····	(37)
哭冯至先生·····	(42)
人间自有真情在·····	(49)
寿作人·····	(52)
记周培源先生·····	(58)
晚节善终 大节不亏·····	(62)
——悼念冯芝生(友兰)先生	
忆念胡也频先生·····	(68)
回忆汤用彤先生·····	(73)
我的老师董秋芳先生·····	(82)
悼念邓广铭先生·····	(86)



我记忆中的老舍先生·····	(91)
诗人兼学者的冯至(君培)先生·····	(96)
回忆雨僧先生·····	(102)
寿寿彝·····	(105)
悼念沈从文先生·····	(107)
回忆梁实秋先生·····	(112)
虎门炮台·····	(116)
悼念曹老·····	(119)
遥远的怀念·····	(123)
怀念衍梁·····	(130)
他实现了生命的价值·····	(134)
——悼念朱光潜先生	
西谛先生·····	(140)
爽朗的笑声·····	(148)
德国学习生活回忆·····	(154)
我和济南·····	(158)
——怀鞠思敏先生	
别稻香楼·····	(161)
——怀念小泓	
塔什干的一个男孩子·····	(167)
那提心吊胆的一年·····	(175)
燕园盛夏·····	(180)
一个抱小孩子的印度人·····	(183)
难忘的一家人·····	(188)
纪念一位德国学者西克灵教授·····	(193)



忆章用	(197)
Wala	(208)
夜来香开花的时候	(215)
老人	(226)
母与子	(235)
近代德国大诗人薛德林早期诗的研究	(245)
现代才被发见的的天才	(252)
——德意志诗人薛德林	
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金之获得者高尔斯华绥	(270)
牛棚生活(一)	(281)
牛棚生活(二)	(295)
牛棚生活(三)	(310)
牛棚生活(四)	(320)
我的心是一面镜子	(330)
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	(360)
季羨林自传	(367)
季羨林年谱	(385)



我的朋友臧克家

我只是克家同志的最老的老朋友之一，我们的友谊已经有六十多年了。我们中国评论一个人总是说道德文章，把道德摆在前边，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表现之一，跟西方不一样。那么，我就根据这个标准，把过去六十多年中间克家给我的印象讲一讲。

第一个讲道德。克家曾在一首诗里说过，一个叫责任感，一个叫是非感，我觉得道德应该从这地方来谈谈。是非、责任，不是小是小非，而是大是大非。什么叫大是大非呢？大是大非就是关系到我们祖国，关系到我们人民，关系到世界，也就是要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主义，这是大是大非。我觉得责任也在这个地方，克家在过去七十多年中间，尽管我们国内的局势变化万千，可是克家始终没有落伍，能够跟得上我们时代的步伐，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这就是大是大非，就是重大的责任。我觉得从这地方来看，克家是一个真正的人。至于个人，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像火一样热情的诗人，对朋友忠诚可靠，终生不渝，这也是非常难得的。关于道德，我就讲这么几句。

关于文章呢，这就讲外行话了。当年我在清华大学念书，



就读到克家的《烙印》、《罪恶的黑手》。我不是搞中国文学的，但我有个感觉就是克家做诗受了闻一多先生的影响。我一直到今天，作为一个诗的外行来讲，我觉得做诗、写诗，既然叫诗，就应该有形式。那种没形式的诗，愧我不才，不敢苟同。克家一直重视诗，我觉得这里边有我们中国文化的传统。我们中国的语言有一个特点，就是讲炼字、炼句，这个问题，在欧洲也不能说没有，不过不能像中国这么普遍这样深刻。过去文学史上传下来许多佳话，像“云破月来花弄影”那个“弄”字，“红杏枝头春意闹”那个“闹”字，“春风又绿江南岸”那个“绿”字。可惜的是，炼字这种功夫现在好像一些年轻人不大注意了。文字是我们写作的工具。我们写诗、写文章必须知道我们使用的工具的特点。莎士比亚用英文写作，英文就是他的工具。歌德用德文写作，德文就是他的工具。我们使用汉字，汉字就是我们的工具。可现在有些作家，特别是诗人，忘记了他的工具是汉字。是汉字，就是炼字、炼句的问题，这一点不能不注意。克家呢，我觉得他一生在这方面倾注了很多的心血，而且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克家的诗我都看过，可是我不敢赞一词，我只想从艺术性来讲。我觉得克家对这方面非常重视。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因此就想到一个问题，可这个问题太大了，但我还想讲一讲。我觉得我们过去多少年来研究中国文学史，特别是古典文学，好像我们对政治性重视，这个应该。可是对艺术性呢，我觉得重视得很不够。大家打开今天的文学史看看，讲政治性，讲得好像最初也不是那么深刻，一看见“人民”这样的词、类似“人民”这样的词，就如获至宝；对艺术性，则三言两语带过，我觉得这是很不妥当的。一篇作品，不管是诗歌还是小说，艺术性跟思想性总是辩证统一的，强调一方面，丢掉另外一方面是不全面的。因此我想到，是不



是我们今天研究文学的,特别是研究古典文学的,应该在艺术性方面更重视一点。我甚至想建议:重写我们的文学史。现在流行的许多文学史都存遮着我说的这个毛病。我觉得,真正的文学史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我祝我的老朋友克家九十、一百、一百多、一百二十,他的目的是一百二十,所以,我想祝他长寿! 健康!

1994年10月18日



悼许国璋先生

小保姆告诉我,北京外国语大学来了电话,说许国璋教授去世了。我不禁“哎哟”了一声。我这种不寻常的惊呼声,在过去相同的场合下是从来没有过的。它一方面表现了这件事对我打击之剧烈,另一方面其背后还蕴滑着一种极其深沉的悲哀,有如被雷击一般,是事前绝对没有想到的,我只有惊呼“哎哟”了。

我同国璋,不能算是最老的朋友。但是,屈指算来,我们相识也已有将近半个世纪了。在解放初期那种狂热的开会的热潮中,我们常常在各种各样的会上相遇。会虽然是各种各样,但大体上离不开外国语言和文学。我们亦不是一个行当,他是搞英语的,我搞的则是印度和中亚古代语言。但因为同属于外字号,所以就有了相会的机会。我从小学就开始学英语,以处在清华,虽云专修德语,实际上所有的课程都用英语来进行,因此我对英语也不敢说是外行,又因此对国璋的英语造诣也具有能了解的资格。英语界的同行们对他的英语造诣之高,无不钦佩。但是,他在这一方面绝无骄矜之气。他待人接物,一片淳真,朴实,诚恳,谦逊,但也并不故作谦逊状,说话实事求是,决不扭扭作态。因此,他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



毕生难忘的印象。

到了那一个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他理所当然地在劫难逃。风闻他被打成了外院“洋三家村”的大老板。中国人作诗词，讲究对偶，“四人帮”一伙虽然胸无点墨，我们老祖宗这个遗产，他们却忠诚地继承下来了，既有“土三家村”，必有“洋三家村”。国璋等三个外院著名的英美语言文学的教授，适逢其会，切蒙垂青，于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洋三家村”就出现在大字报上了。大家都知道，“土三家村”是十年浩劫的直接导火线。本来不存在的事实却被具有天眼通、天耳通的“四人帮”及其徒子徒孙们“炒”成了“事实”，搞得乌烟瘴气，寰宇闻名。中一变而为外，土一变而为洋，当时崇洋媚外，罪大恶极——其实“四人帮”一伙是在灵魂深处最崇洋媚外的——“土三家村”十恶不赦，而“洋三家村”则必然是万恶不赦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国璋所受的皮肉之苦，以及精神上的折磨，概可想见了。

拨乱反正，天日重明。我同国璋先生的来往也多了起来。据我个人的估计，我们在浩劫前后的来往，性质和内容，颇有所不同。劫前集会，多是务虚；劫后集会，则重在务实。从前，我们这一群知识分子，特别是老知识分子，又特别是在外国呆过的老知识分子，最初还是有理智、有自知之明的。我们都知道自己是热爱祖国的，热爱新社会的，对所谓“解放”是感到骄傲的。然而，天天开会，天天“查经”，天天“学习”，天天歌功。人是万物之灵，但又是很软弱的动物，久而久之，就被这种环境制造成了后现代主义的最新的“基督教徒”，一脑袋“原罪”思想，简直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罪恶滔天，除非认真脱胎换骨，就无地自容，就无颜见天下父老。我的老师中国当代大哲学家金岳霖先生，学贯中西，名震中外，早已过了还历之年，头发已经黑白参半。就是这样一个老人，竟在一次会上，声音低

沉，眼睛里几乎要流出眼泪，沉痛检讨自己。什么原因呢？他千方百计托人买一幅明朝大画家文徵明的画。我当时灵魂的最深处一阵颤栗，觉得自己“原罪”的思想太差劲了，应该狠狠地向老师学习了。

我同国璋也参加了不少这样的会，他是怎样思考的，我不知道。反正他是一个老党员，“原罪”的意识应该超过我们的。我丝毫也没有认为，中国的老知识分子都是完美无缺的。我们自己的缺点，我们也应该改造思想。但是，事实最是无情的，当年一些挥舞着“资产阶级法权”大棒专门整人的人，曾几何时，原形毕露：他们有的不只是资产阶级思想，而且还有封建思想。这难道不是最大的讽刺吗？

这话扯远了，还是收回来讲劫后的集会吧，此时“四人帮”已经垮了台，“双百”方针真正得到了实现，改革开放给人们带来了思想的活跃，带来了重新恢复起来的干劲。外国语言文学界也不例外。我同国璋先生，还有“洋三家村”的全体成员，以及南南北北的同行们，在睽离了十多年以后，又经常聚在一起开会。但是，现在不再是写不完的检讨，认不完的罪，而是认真、细致地讨论一些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关外国语言文学的问题。最突出的例子是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和“语言卷”的工作。此时，我们真正是心情愉快，仿佛拨云雾而见青天。那一顶顶“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虚无缥缈的、至今谁也说不清楚的、然而却如泰山压顶似的大帽子，“三山半落青天外”了。我们无帽一身轻，真有用不完的劲。我同国璋每次见面，会心一笑，真如“如来拈花，迦叶微笑”，“心有灵犀一点通”了。

最难忘的是当我受命担任“语言卷”主编时的情景。这样一部能而且必须代表有几千年研究语言学传统的世界大国语